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六十一至六十三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隋書卷六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雲定興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鋭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

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為左宫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寛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李儁攻懷州述别擊儁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

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
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
而蕭瓛蕭巖據東吴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
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
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奉國
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吴會之地東路
為遥蕭巖蕭瓛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
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畧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

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瓛懼立栅於晉陵城東又絶塘道留兵拒述瓛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栅廻兵擊瓛大敗之斬瓛司馬曹勒乂前軍復陷吳州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

奏為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

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輙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

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强兵懼不敢降遂西遯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悦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

勑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輙見頒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宫掖由是帝彌悦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僚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

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寳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文仲俱奉密旨令誘

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内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鬭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内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

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為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遯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竒兵擊其後

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嵗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悦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宫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於家述

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
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為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
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
黄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别有
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
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
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

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袙耳又學之名為許公袙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勑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

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
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
處分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
遣閒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為佳述
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為少監
轉衞尉少卿遷左禦衞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
屯衞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
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為折

衛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為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冦至輙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為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

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為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
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
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强縣公邑一千二百
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迥
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迥遣弟
子勤為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迥迥敗勤與迥子
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

勤遂遯走而惇亦逃逸行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勑復舊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凉數歲虜不入徼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内頼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没民皆上高樹依大冢

衍親備舩桃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䘏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搆逆命衍為總管領精鋭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姦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

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脩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宫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

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賵賜甚厚謚曰

褏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謇謇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隋書卷六十一

隋書卷六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

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詔諫曰齊失紀綱於兹累世天奬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悦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戸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内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戸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鎭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詔性

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壅滯及剋金陵韶即鎮馬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

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曩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寛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

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禆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

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

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

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

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頻由是拜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

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嚴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嚴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

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
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絶晏
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
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
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
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
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
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

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寛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

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𠫊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狠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

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駮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疋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

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衞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

止復以本官領大輿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絶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兖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

行軍總管長史尅并州毗有力焉除為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戸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賛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廻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儁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

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慴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

夏雩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顔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𣅡極言曰素既

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
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
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
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
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
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
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
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

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甿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眞大業之世為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禄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眞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眞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為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

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衞為重俱禀成算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没後猶蒙優策不勝

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為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戎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門外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戎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

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謡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

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
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
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
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
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
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
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
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

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

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别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

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彧見近

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絶之曰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内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凌雲袨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

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櫗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㪅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贓汚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氊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

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廵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

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遷内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毁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録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

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

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殺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

曰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

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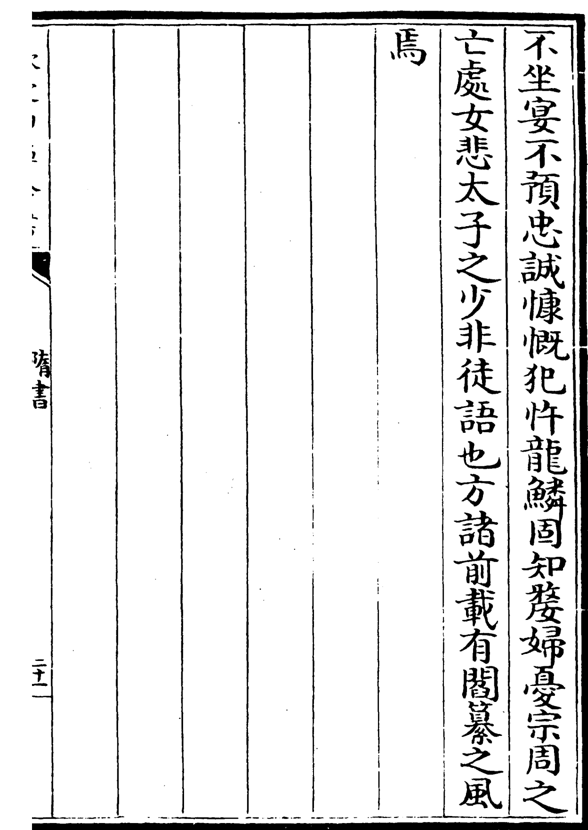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

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
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
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
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
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
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
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
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勲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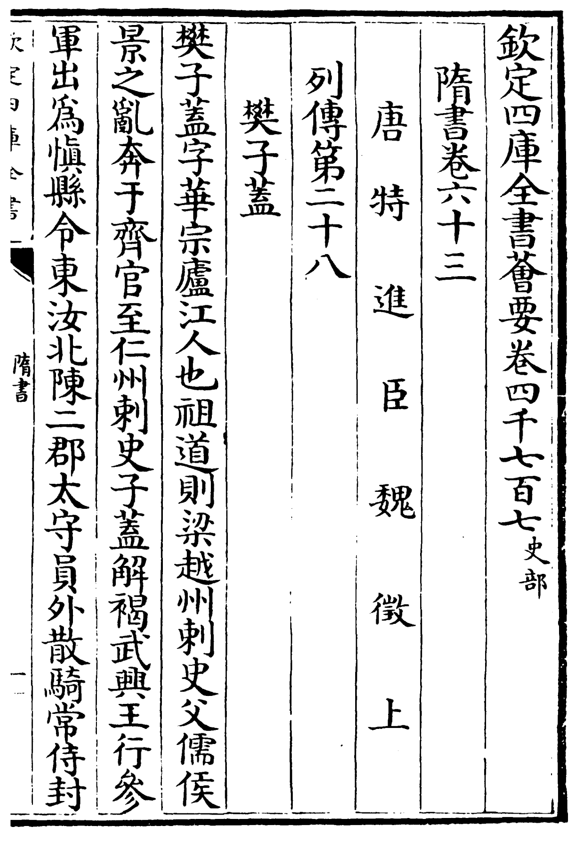
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兒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絶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

何為也衡曰覩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鄣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懍懍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囹圄無寃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彊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


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閻纂之風焉

隋書卷六十二



隋書卷六十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八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爲愼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

富陽縣侯邑五百户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户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禄少卿柳謇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

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顧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撫道有方寛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

職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禄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廵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廵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絜處涅不渝

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奬勵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為外臣未居内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没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宫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廵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

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欵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歳朝於江都宫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勑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欵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禄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遼東都以子蓋為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為東都留守

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
擊之返為所敗遂斬弘策以狥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
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
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鋭攻城子蓋徐
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
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内史車駕
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既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
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内公其人也子蓋謝曰

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禄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閑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敎習之動靜之節

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

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鋭
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
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
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
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
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黙然不敢對從駕還
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
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别汾

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疋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伦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

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

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為僭逆梴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檝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師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尋剋姑孰驃騎既渡江岸所在横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為經畧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軍右將軍後以行

軍總管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衞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宫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僶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

鑾駕焉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
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氷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
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
也乃竊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
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
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
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
想望吾賢疢如疾首祥荅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

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氷之地忽載三陽毳幙韋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賑絶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為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巳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

汙潦攸歸松栢之高蔦蘿斯托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遥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啟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

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鋭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

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
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
帝嘗賜祥詩曰伯喪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
賤目詎知今早擅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
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
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
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
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畧其孰能與於此

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間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光禄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為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

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戸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

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馬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産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從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産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行竊以

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惙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罍恥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

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壽每遇賊為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内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禄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禄大夫謚曰

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為守内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偽授内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

軍總管逹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宫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懐尉義臣與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欵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敵輕生

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陜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

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

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

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為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愼道至鴨淥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

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為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䴚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衞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悦魏司農卿父檦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戸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内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為强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

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劒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絶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

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内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勑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

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陜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内史臣衞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

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為虵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氷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鋭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遯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龎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

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勇夫重閑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

表乞骸骨帝使内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臥以鎮之朕為國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

法度初為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

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説以利害羣賊感悦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為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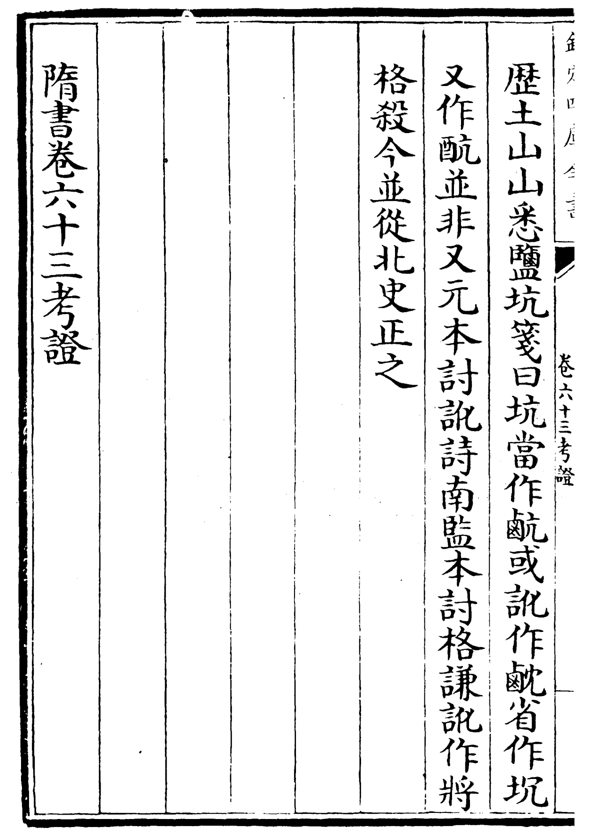
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為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兖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羣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

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
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
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
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
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為守節之士矣

隋書卷六十三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樊子蓋傳又收合降賊入豆子䴚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臣映斗按此格謙已為楊義臣所擒而王充傳又載猷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云云同一格謙在豆子䴚中兩傳所載互異詎因楊義臣被追入朝格謙乘間逸去賊由是復盛後為王充破斬耶元本䴚訛䶊按水經注膠水北



歷土山山悉鹽坑箋曰坑當作頏或訛作䶂省作坑又作䪽並非又元本討訛詩南監本討格謙訛作將格殺今並從北史正之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謹案卷六十一第五頁前七行諸將多異同刊本多訛皆據毛本改

第九頁後六行率水工鑿渠刊本工訛土據毛本改

卷六十二第三頁前八行靈幽等十州刺史按監本幽作豳

第四頁前五行其況比干乎刊本干訛于今改

第六頁前八行臣聞設官分職刊本職訛識今改

第八頁前三行行本時在閤下刊本時在訛在時

據監本改

第十九頁前六行轉貝州長史監本貝作真

前八行竊見高熲刊本見訛是據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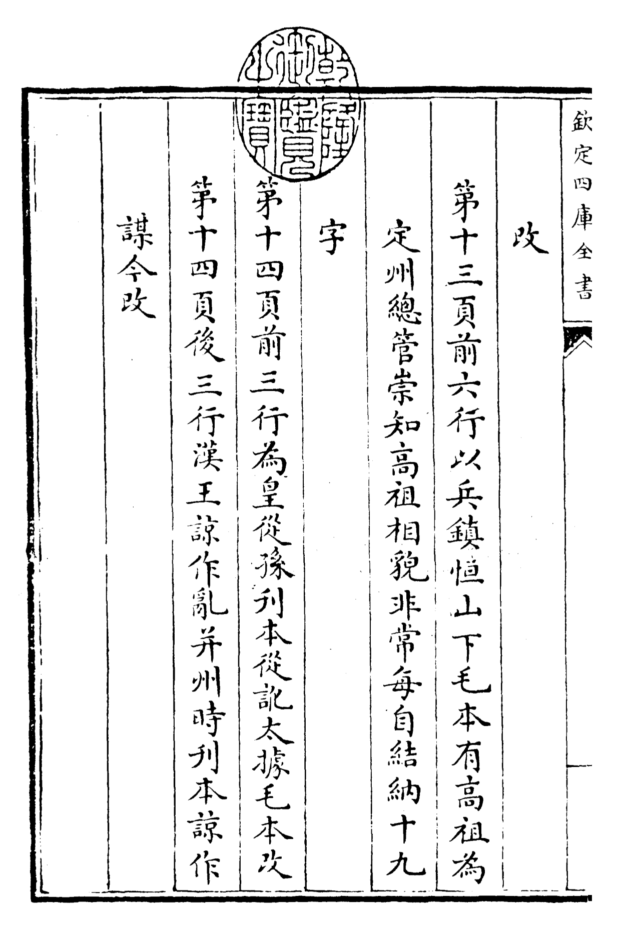
卷六十三第一頁後五行轉循州總管監本總管

作刺史

第二頁前一行願趨走閾庭監本走作奉

前七行處脂膏不潤其質監本脂作腴

第七頁前八行未幾徵拜左領軍右將軍監本作
未幾徵拜左翊左右將軍疑俱有誤
第八頁前四行是所願也乃竊甘心刋本乃竊訛
是所據監本改
第九頁前一行微心眷眷監本眷眷作下悃
第九頁後八行公理率衆拒之下毛本有至須水
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十八字
第十一頁後七行暫往江南刋本往訛住據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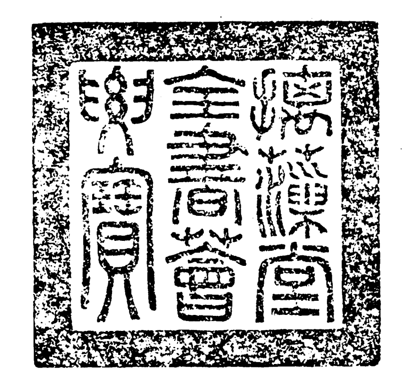


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以兵鎮恒山下毛本有高祖為定州總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十九字

第十四頁前三行為皇從孫刊本從訛太據毛本改

第十四頁後三行漢王諒作亂并州時刊本諒作諜今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任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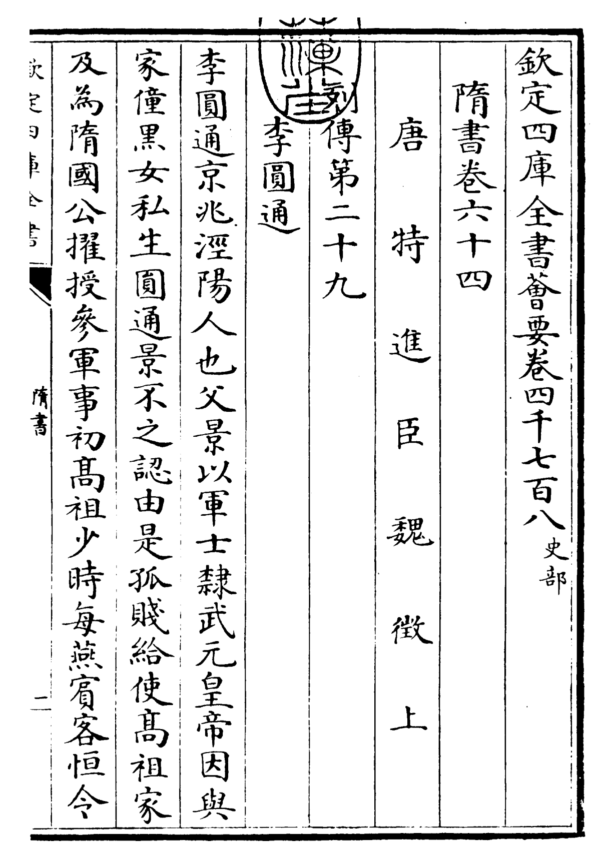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六十四

六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八 史部

隋書卷六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為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毎燕賔客恒令

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賔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撾之數十吽呼之聲徹於閤内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賔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為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

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髙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為伯歴左右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

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勲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雒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敬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

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宫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

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竝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恊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也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

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

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禄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為光禄大夫

張奫

張奫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

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𧗳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𧗳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𧗳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

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二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

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産業

陳大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没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勑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

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治

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将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
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
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
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将錢士雄孟金义
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
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勲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髙義
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懐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
可贈光禄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禄

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
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
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
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强侯謚曰剛子傑嗣金义贈右光
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
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
有復讐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
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

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思舊欲於顯福宫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紀微有詞藻

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竝以傭書為事光獨踸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

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賔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

莫與為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
構義勇將為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
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内時孟才錢
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
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
有靦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
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
數百人竝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内營以此復讐如鷹

鷁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将軍勉之孟才為将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将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内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

翼而射之光身無介胄遂為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鬬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

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艓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于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威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黄縣公邑

三千戸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郛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

逆黎陽進逼輩雒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
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
来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
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
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
還也不可重来今高麗困獘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
尅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答表請
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

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為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賁郎

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
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
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滎公第六郎化及反皆
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
言聞數百步弱冠為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
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懀高智慧等

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髙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悦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上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

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鑯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隐有舊數相往来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内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嶲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

衣領将并率蜀郡都尉叚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将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将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爕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絶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僕将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

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内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

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時柱

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為内應徹上其

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戸詔徹應

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

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

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

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

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

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兠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渴刺兠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乗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兠背柵而陣稜盡鋭擊之從辰至未苦鬬不息渴刺兠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塡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兠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悦進稜位右光禄大夫

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率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

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斛斯萬善

王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

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

其鋭帝在江都宫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襃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為羣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収兵翻為

寇徒所乗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壊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籍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强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

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羣盜累遷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討竝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

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辯殞身就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隋書卷六十四

隋書卷六十四考證

來護兒傳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監本浿訛淇按前漢地理志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十三州志浿水縣在樂浪東北從改浿

隋書卷六十四考證